

灯火阑珊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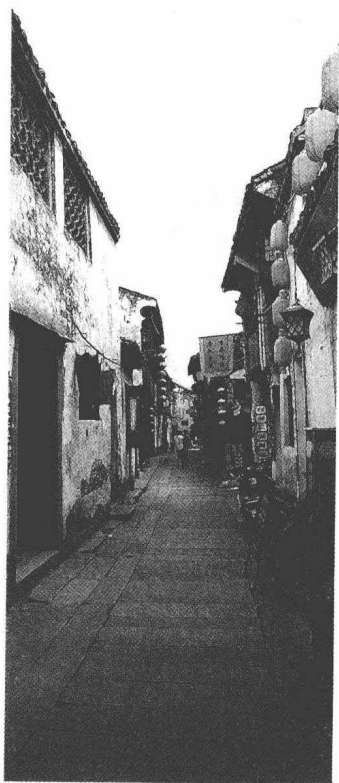
李明忠著



作家出版社

灯火阑珊处

李明忠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灯火阑珊处/李明忠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09. 12
ISBN 978 - 7 - 5063 - 5126 - 3

I. ①灯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94691 号

灯火阑珊处

作者: 李明忠

责任编辑: 潘青萍

装帧设计: 03 工舍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300 千

印张: 19.5

版次: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126 - 3

定价: 2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龙能大能小，能升能隐。大则兴云吐雾，小则隐介藏行；升则腾飞宇宙之间，隐则潜伏波涛之内。方今春深，龙乘时而变，犹人之得志而纵横四海。龙之为物，可比世之英雄。

——罗贯中《三国演义》

目录

- 1 二月二，龙抬头 /1
- 2 血泪悲歌 /14
- 3 龙灯盛会 /21
- 4 灵蛇起舞 /30
- 5 鹞子翻身 /36
- 6 受降 /43
- 7 暴风雨 /50
- 8 龙虎斗 /58
- 9 斩龙垭 /63
- 10 端甑子 /71
- 11 隧道里 /81
- 12 鱼趣 /86
- 13 双龙出海 /94
- 14 篾匠 /101
- 15 火龙涅槃 /107
- 16 电灯亮了 /112
- 17 龙飞 /118
- 18 宰杀证 /125
- 19 雪飘除夕 /134
- 20 口碑流传 /141
- 21 脱白 /148
- 22 春雷 /156
- 23 破壁腾飞 /167
- 24 故事新编 /178
- 25 屠龙刀下 /188
- 26 在生活的焊接处 /195

- 27 昨夜星辰 /201
28 新闻 /208
29 近龙得福 /212
30 龙之吻 /220
31 赶龙下海 /227
32 阵痛 /237
33 悲喜鹅岭 /252
34 散伙 /260
35 百龙汇 /269
36 龙之悔 /282
37 起舞塞纳河 /289

跋一：神龙舞翩跹 玲珑闪异彩 /297

跋二：关于神龙文学的杂想 /300

作者后记：我写《灯火阑珊处》 /303

1 二月二，龙抬头

如果不是寻访铜梁龙，叶姗不知道重庆西郊有个铜梁县。

走进县城，叶姗暗自心惊：狭窄的道路弯来绕去爬坡上坎，青灰色瓦屋高低错落，杂乱无章，满街人衣着单一，青蓝二色几乎一统天下。这天赶场，正街大十字的人多得不能再多，好像是春运时的火车站。汽车碾过青石板街，从人流中挤过，像蜗牛一样缓慢爬行。挤出人流，走上去文化馆的公园路，猛然见着两个男人从裤裆里掏出家伙，背对行人冲着街边的尿桶稀里哗啦舒畅，叶姗窘得急忙往旁一蹿，一脚踩在石板的衔接处。“哧”的一声，潜伏在石板底下的泥浆鱼跃而起，射入裤管，弄脏了鞋袜裤脚，叶姗觉得心情也脏了。

叶姗掏出手绢，擦拭裤腿污物，发现身后跟了一群年轻女人，明亮的眼波闪射着惊喜。一个老人张着黑洞洞的嘴，瞪着的眼珠子就要掉出来——叶姗黑发鬟曲随意披散脑后，像一挂瀑布飞泻而下，高跟鞋“咯瞪、咯瞪”，叩响了古老的青石板街，红色喇叭裤曲线优美，拨动着小城的神经。一个年轻女人这样穿着打扮还敢在大街上招摇？

迎着惊愕的眼波，叶姗笑了，从斜挎的包里取出收录机，抱在胸前，拧开开关，邓丽君的歌声诱惑地飞翔起来。

一阵雄浑的鼓乐从前方传来，循声望去，只见挤挤挨挨的人头之上，有龙鳞在飞，鳞辉在闪。“啊！”叶姗心里惊喜地叫了一声，踩着高跟鞋，“咯瞪、咯瞪”，纤纤走去。

叶姗是为寻找铜梁龙而来。重庆杂剧团出访法国，节目百里挑一，演出场场火爆，可是，法方对压轴戏的龙舞道具和音乐都不满意：音乐没有民间风味，道具没有民间色彩。法方指明要元旦时在解放碑舞的龙。

寻访解放碑龙，简直是大海捞针。电话询问，把焦急与渴望传向四面八方：百市驿、铜罐驿、寸滩、长滩、茄子溪、海棠溪、九龙坡、南岸、北碚、长寿，还有江津地区的大足、合川等等，从凌晨打到深夜，打得听筒发烫，终于确定了有两个艺人的龙灯扎得好：一个是北碚人，死了五天了。五天前的上午，还在口述龙灯乐谱，却因年老体弱，一口气回不过来，就人亡艺绝。另一位艺人是他的表弟，技术最好，是铜梁县人。二十多年来，舞龙成了封建迷信，遭到禁止，民间艺人老的相继去世，中年会扎龙的很少。叶姗非常着急，心急火燎般赶到铜梁。临行前，提走了团里新买的第一台收录

机。

音乐声歇，人群中突然爆发出哄笑声。叶姗想挤进人堆，站到前边去，环绕着转了几圈，人群密不透风，粉碎了她的企图。叶姗急中生智，高声说：“让路，让路，奏乐的来了。”边说边把收录机开到最大音量。嘹亮的歌声荡开人群，叶姗大摇大摆走进圈内。

这里在赌输赢。坚硬的三合土上撒满干豌豆，有意为难玩龙人。干豌豆踩不扁，还会滚动，一脚踏上去就会摔倒在地，轻则皮青脸肿，重则头破血流，挨痛不说，还要掏钱请客。

一位半百汉子先上场。他穿着对襟子衣服，细眼闪着光彩，脸上溢满神圣，手举龙珠飞步奔来，龙把子拄地，就势一个侧空翻，挺身站稳，弯腰屈腿，滑步踏上干豌豆，“呼”的一声溜出，像踩着风火轮飞速行进，龙珠滴溜溜旋转，逗引着巨龙摇头摆尾出场。舞龙人脚不离地，碎步疾走，动作干净利落，赶得豌豆满地流淌。一曲终了，大家喜笑颜开下场来。

另一队耍的是“桩上”龙舞。人们七手八脚铺上断砖头，龙只能踩着砖玩，如果有一只脚落地就为输。一个花甲老人身穿红色短袄，旋着龙珠，脚步轻快踏上断砖，身后的龙盘、滚、游、翻、跳，连贯紧凑，呼呼有声。就在即将下场时，脚下的砖头突然滚动，老人的一只脚就要踩到地上。他急忙躬身屈腿，用龙把子拄地，站稳了脚跟，动作太大，差点把后面的舞龙人拉翻。

“输了，输了！办招待，办招待！”第一队人马起哄，围观者跟着吼叫，场上响起一片热烈而粗犷的喧嚣声。

文化馆馆长吴成章笑得合不拢嘴。他举起双手，高声说：“莫慌，好戏在后头。下面，比赛舞龙的音乐，吹唢呐。”

叶姗走近吴馆长，说明来意，递上单位介绍信。吴成章握着她的手，心里顿生感慨：这女人眼睛大而明亮，睫毛长而闪光，髻曲的黑发、紧身的喇叭裤让人新鲜激动，温润细腻的手，麻酥酥的像在过电。

叶姗笑笑，抽出了手。

吴成章似觉有些失态，不自然地笑笑，说起场面上的话：“我们在搞民间舞蹈普查，请多指导！”他转身举起手来，说，“比赛开始前，我讲一点要求，大家莫发噪音，重庆来了珍贵的客人，提来了洋机器，要录音。”

众人看叶姗，被她那身行头镇住了，就都静静地，不说话。

吴馆长继续说：“比赛要求是给‘鱼跃龙门’伴奏，表现出鲤鱼在风浪中搏斗，冲上龙门那种味道。哪个吹得好，大家当裁判。”

花甲老人和半百老汉各自怀抱一把唢呐，站在一旁。老人斜一眼对手，也不谦让，拿起唢呐轻轻一吹。那声音时而清脆、圆润，时而高亢、激昂。场上巨龙随着旋律翻转腾挪，翩翩起舞。老人腮帮子鼓得溜圆，古铜色的脸泛起红光，小小的唢呐在手中灵活地滚动，高亢的曲子如流水奔涌而出。

一曲终了，叶姗喜得热血沸腾，心花怒放。

半百老汉眯着眼睛望天。头顶笼着一层黑云，像要下雨的样子。他慢悠悠地说：“如果我把雨吹下来，就是在水中跳龙门了。”说着，就将唢呐对着黑云徐徐吹了起来。黑云似乎善解人意，竟然随着音乐的节奏蠕动，翻卷。远处的云一大片、一大片地飘飞过来，四方的天边转眼间变得明晃晃的，顶上的云却越积越厚，越压越低。地上的龙鼓腮甩尾，舒爪亮鳞，在迷茫的云雾中跳荡、翻腾。老汉摇晃身子，吹出雷声、风声、雨声、波涛翻滚之声，浓厚的黑云无声地飘举舞蹈。满场人像中了邪似的，挥舞双手扭动腰肢摇摇摆摆晃晃荡荡。一曲没吹完，雨丝纷纷扬扬洒落下来。这雨下得很邪，只在观众头上飘，一滴也不洒进舞龙场。大家正惊愕不已，忽闻唢呐一声长啸，如同雄风万里横扫长空，头顶黑云奔腾澎湃，浩浩荡荡向北飞驰。眨眼之间，碧空如洗，一片澄澈。金色的阳光倾洒下来，给舞龙人镀上一层金黄。巨龙神光闪烁，通体透亮，摇头摆尾翻涌着一叠叠耀眼的波光。

花甲老人仰头望天，满眼疑惑，似乎超然物外，对场上的翻波涌浪不知不觉。

吴成章笑烂了脸，说：“好！好！铜梁龙呼风唤雨大显神通，老天爷都来助兴了。今天的比赛到此结束。下面还有会议，请参会人员立即到文化馆。”

“你这个都是龙嗦？还拿来玩？烂眉眨眼的，脏手。”半百汉子不屑一顾，举头四望，突然高声嚷，“我的烘笼呢？哪个在烤？”

叶姗专心于录音效果，倒回带子仔细审听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这原汁原味的民间音乐，不到乡下怎能找得到？正在感慨，猛一听老汉贬低龙具，心头刮起了一股冰凉的风。

吴馆长招呼叶姗，一起走向文化馆。

一进办公室，叶姗眼直了——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的照片，就是解放碑的龙舞！

“这是哪个扎的？”

“江春临！那位呼风唤雨的师傅。”

说起解放碑舞龙，吴成章神情变得肃然：“铜梁是重庆市管辖的一个县，可是，我每次到市里住店，服务员都写不准县名，也不晓得铜梁在哪里，我感到卑微和难受。铜梁建县快有一千三百年了，近在咫尺的邻居竟然不知道。我想为铜梁争得荣誉和尊严，就组织了那次龙舞，结果引起了轰动。以前，我只晓得江春临唱戏、拉胡琴，书法、绘画样样精通，民间文化抢救时，才晓得他最擅长彩扎龙狮走兽各色宫灯，凡是天上飞的，地上走的，水里游的，只要你画出来，他都扎得活灵活现。听说，他还有一本《铜梁龙灯谱》，是铜梁民国时最后一任县长林宏仁留下的，有关龙文化的故事传说都有记载。一个月前，江春临生了一场大病，最近才好，我就把他请来了。我们筹办春节龙灯会，约了艺人来商量。走，到会议室去吧。”

说是会议室，实际是扎龙车间。地上堆着竹子、篾条，案上搁着绵纸、颜料，还有一个半成品的龙头。吴成章轻声对叶姗解释说：“这是成欢喜父子扎龙的车间。选这儿开会，是因为江春临脾气很怪，不喜欢太严肃，又是主席台，又是领导讲话，大会发言，他不高兴，就要走人。随便吹，有活路做，老江才坐得住。”

艺人们等在那儿了。吴成章介绍那位花甲老人，姓名成欢喜，身边的是他十岁的小儿子。吴成章说：“还有一位八旬老人，擅长巴渝飞刀，十米以外，踢飞利刃，不偏不斜恰好刺中龙嘴，一股火焰马上射出，惊险惨了。但是，老人已是风烛残年，一脚绝活就要带进棺材咯！”

江春临走到了门口，穿着旧棉袄，双手捂着一尺来高的烘笼，眯着眼瞅瞅，瑟缩着走了进来。

叶姗的心凉了半截。这哪像个艺人，分明是沿街要饭的老叫化子：棉衣洗得发白，手肘、肩头还打着补丁，腰上捆着黑不溜秋的汗帕子，别着一根竹烟棒，蓝色裤子的膝上打着灰色补丁，格外刺眼，捂着烘笼烤火，看来身体不好，特别怕冷，颧骨凸出，胡子拉碴，行走摇摇晃晃，仿佛一脚不稳就要摔倒，尤其是那双眼睛，眼睑松塌深陷，眼光无力，眼珠细成一线，好像几天几夜没睡觉一般，但是，那双手露出了玄机，手指修长，骨节稀疏，用武侠小说的句子形容，这是一双不寻常的手。

吴成章介绍重庆客人，递过一支烟。江春临接过，点燃，走到墙角，把烘笼当板凳，坐下。

吴成章说：“江师傅，前面来，后面不坐人。”

江春临翻翻眼皮，望着天花板，说：“我人都来了，你还要我坐前头？都是你喊我来，别个喊，八抬大轿来抬，我都不得来。”

吴成章无奈地笑笑，不再客套，直奔主题：“铜梁自古以来就喜欢玩龙，每年春节，商界、行帮都要举办龙灯会。铜梁龙在明朝初年，就驰名上川东、小川北一带。从腊月三十到大年十五，县城栈房客满，街道堵塞。这么多人来做啥子？看龙灯。那时候，火炮、锣鼓、连箫、彩船、欢歌笑语连续几个通宵。可是，近二十年来，玩龙成了旧文化，遭革了命，扎龙艺人打烂账，肚子都吃不饱。龙是吉祥物，凡是不玩龙的年辰，日子都不好过：大跃进、三年自然灾害、文化大革命，饥荒饿死人，武斗打死人，家家担惊受怕。而今，改革开放春雷响，龙抬头了。我们准备恢复春节龙灯会，把民间艺术抢救出来，整理出来，给全县百姓拜年。再不抓，铜梁龙灯就绝种了，我们将对不起祖宗，也对不起后代。今天，麻烦大家好生回忆一下，铜梁龙灯有哪些品种和玩舞套路。我们先请江春临老师发言。”

江春临吞云吐雾，不说话。

吴成章再请，说：“江师傅，我们摆摆龙门阵，随便吹。”

江春临翻翻眼皮，说话声音小，语气却很冲：“吹？有啥子吹的？品种？各人找书看嘛，《铜梁龙灯谱》写得清清楚楚。活路是做出来的，听哪个吹？”

吴成章心一颤：“江师傅，你真的有《铜梁龙灯谱》？你拿来……”

“师傅？狗屁！”欢喜嫌烦了，打断吴成章的话，“呼”的一声站了起来，眼睛鼓起牛卵子一样大。哼，瞎子还成了师傅？我只晓得他会打席子，担个挑挑卖百货，还会扎龙？脸上露骨，必定是怪物，还把他当个金包卵，要等他拢了才开会，发言又先听他的。欢喜虽年满六十，腿脚灵活，河里游水，闭一口气，就能潜过小安溪，露出水面，一手抹去脸上的水，一手举起活鲜鲜的鱼，爽朗的笑声震荡河岸，穿透密林，惊得雀鸟噗噗地展翅高飞。他喜欢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，磨磨蹭蹭要急出病来。欢喜发脾气了，吼声如雷。在场人吓了一跳，都惊愕地望着他。小儿子伸手扯他的衣襟，他“啪”的一掌打开儿子的手，吼道：“哦，瞎子，你娃娃行势昏了，刚才比赛没得输赢，你不服气嗦？老子年轻十岁，莫说踩豌豆，踩钢丝都把龙玩得转。请你发言还要骄傲？你不得了，鸡巴翘得高，有日天的本事？你把裤裆头那东西掏出来看一下，有好凶阵？老子不相信，半路中还杀出个程咬金来了。喂，我问你，你晓不晓得哪朝哪代开始耍龙灯？”这番话像一千响的鞭炮，又响又急，震得人耳心嗡嗡响。

吴成章赶紧打圆场，递烟，点火，笑着说：“坐倒，坐倒，有话好好说嘛。”

火气，正在心头涌呢，欢喜不理。

“你说来听听，给我长长见识。”江春临袖着手，背靠墙，眼望天花板。

“嘿嘿，你娃娃就不晓得了哈。”欢喜两眼放光，神采四溢，“皇帝时就开始了。皇帝骑在龙背上打天下，敌人撒烟雾，皇帝命令白龙吹口气，顿时，云散了，雾散了，太阳出来了。敌人刮大风，下大雨，皇帝命令金龙一口吞掉地上的水。老百姓一高兴，就敲锣打鼓耍龙灯，放焰火庆祝胜利。”

欢喜环视四周，两眼闪着得意的光，端起茶杯牛饮，“咕嘟、咕嘟”，一气喝干。

“说完了？”江春临睁开细眼，目光依旧黯淡，见欢喜张嘴笑着，满脸得意，便问，“从秦始皇开始，中国有大大小小、长长短短二百三十多个皇帝，阁下说的是哪一位？”

欢喜一听，张开的嘴合不拢来，像衔着一个滚烫的汤圆。他一时语塞：“就是……是……是最开先的皇帝。”

“嘿嘿”，春临一笑，话语轻轻的却如利刃割肉，刀刀见血，“人老了，就是要出问题，记性忒，牛膀扯马膀，张三的帽子拿给李四戴起。我听醒豁了，你说的是三皇五帝中的黄帝战蚩尤的神话故事。那条龙叫应龙，长得有翅膀，它帮助黄帝蓄水行雨攻击敌军。蚩尤撒下浓雾，几步之内就看不见人。黄帝发明指南车辨别方向，打赢了战争。那个黄帝，是中国民族的祖先——猴子落尾巴那个人。你我都是炎黄子孙，都是他的后代。他不是秦始皇，也不是汉武帝那样的皇帝。哎呀，说了你也不懂。你找吴馆长借本书，好生学学，长长见识。哦，那本书叫《山海经》，繁体字，竖排本。你要准备一本字典哈，要是字典都用不来，就去请教一下幼儿园的老师。”

叶姗忍不住笑出了声，见大家没笑，赶忙掏出手绢，捂着嘴。

江春临打个哈欠，点燃一支烟，吸出一朵亮火，吐一口浓雾，眯着眼，不吭气了。

欢喜红脸变白，白脸变紫，额头上的青筋条条绽起，愣了半天，仍然不服气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你说了三大篇，就是不沾边。哪年哪月哪时哪刻开始玩龙，我没听醒豁。我说错了吗？皇帝打了胜仗，龙颜大悦，自然要玩龙。喂，我问你，啥子叫龙？你把龙身上的零件说来大家听一下。”

江春临细眼闪亮，话语滔滔却答非所问：“龙是老祖宗的崇拜物。远古的时候，科学落后，老祖宗对雷电不理解，对龙的崇拜就是对雷声的崇拜。隆隆的雷声是最大的声音，由此引申出来的‘天似穹隆’、‘黑窟窿’都是大得不得了的东西。龙的演变有三个阶段，开先是神话，那时的龙能上天，天

龙飞舞，呼风唤雨；又能下海，蛟龙翻滚，大浪淘沙。龙的本事大得很，绝非凡人能比，是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崇拜物。后来，龙成了帝王的专用品，皇上的肉身又叫龙体，衣服又叫龙袍，皇宫又叫龙宫。那时的龙是天王老子，代表一个国家最大的权力。龙走出了神话传说，离开了帝王的宫殿，来到了老百姓的身边。在汉代，民间开始玩龙，龙的节数以单数为吉利，多见九节龙。逢年过节，商店开张，生朝满十，都要耍龙灯。家有红白喜事，玩龙求个吉利；国有盛大庆典，舞龙欢乐庆祝；端午节，划龙船纪念屈原；夫妻久婚不孕，抢龙角求子；暑天高温连晴，舞水龙求雨。龙跟老百姓的生活连在一起，跟中华民族的文化连在一起。”

欢喜口气软了，不好意思地摸摸头，说：“看屎不出，你瞎眉摸眼的，肚儿头还有几滴墨水。但是，你说得白泡子翻，哪个不把龙灯的品种说给我们听呢？”

“哟！搞个半天，你是个扯谎把嗦？”江春临眯着细眼，盯着欢喜，那神情，像猎人在瞄准，“这间屋子遭你扯得像个狗窝一样，还不晓得铜梁龙有些啥子品种，喝卵哄尿嗦？”

欢喜挨了骂，那张老脸没处放，连耳朵根子都红透了，因此，说话的声音就有些颤抖：“你，你恁个踏屑人？你称二两棉花去纺（访）一下，我成欢喜五岁就会耍龙灯，还不晓得品种？”

吴成章和叶姍对望，会心一笑。

“说来听一下，给我扫扫盲。”

“过年玩龙，有打火花的龙和不打火花的龙。”

“不过年呢？”

“端午节划龙船，船脑壳是龙脑壳，船屁股是龙尾巴。”

“没得了？”

“还有，天干的时候，就玩黄荆龙。”

“还有呢？说呀！”

“噢——嘿，还有？你补充嘛。”欢喜有些口软。

“你听好了，我只说一遍。”江春临凝视着欢喜，说，“铜梁龙灯分为‘龙’和‘灯’两类。这灯有云牌、水牌、标志牌，还有三条鲢、十八学士、鱼跃龙门游鱼灯，蚌戏沙弥风情灯，开山虎、犀牛望月、猪啃南瓜走兽灯，吕洞宾、张果老八仙过海叫神灯。龙有正龙，颈子长脑壳翘得高，有彩龙，用红绸连接龙头、龙尾，还有二十四栋身子、五十米长的大龙，叫化子舞的是草龙，杀猪匠玩板凳龙，下力人要扁担龙，山民敲打竹梆龙，儿童戏耍柑

子龙。这些龙灯当中，大龙是铜梁龙的金字招牌。”春临得意地笑了，问，“你不想晓得，大龙是哪个创造的？”

吴成章大喜过望，问：“江师傅，你像背书一样，莫非硬是有本《铜梁龙灯谱》？”

江春临笑笑，眼光似有深意。

“哎呀，一早上打整一百二十只鸭子，光刷嘴壳子。有真本事，扎条龙出来，我们比一比。”到县城扎龙灯，欢喜高兴得不得了：要赚两条大肥猪，过个胖子年。现在，黑松林杀出个李逵来，就要把肥猪“吭哧吭哧”地牵起来。欢喜心痛，必须拿出真功夫来，把瞎子撵走。

众人闻言，跟着起哄，七手八脚移开桌凳，腾出场地，请两位师傅过招。

吴成章乐不可支，对叶姗递递眼色，便往最难处诱导：“扎一条龙，一时半刻不得行，扎个龙头算了。扎好了，我请客，坐包间，喝好酒。”

“哼！”江春临发着鼻音，说，“说得轻巧，捞根灯草。扎龙头？一哈儿就扎得起？开黄腔！”

“虚了嗦？不敢比？”欢喜“嘿嘿”一笑，满脸不屑，说，“我这里有龙头，扎了一半多，一哈儿就弄得完。”

吴成章使起激将法，说：“江师傅，干！手上的活路，好耍一眼就看出来了。”

欢喜说干就干，穿上围腰、袖套，拿起直尺，拖过长竹，量出尺寸。锯子“呼呼”声响，一段段竹筒落地，一缕缕清香袅绕。操刀破竹，“咔嚓”之声声声相接。快刀剖箴，箴条薄如纸，柔如棉，轻轻闪动，像鸟儿展翅天上飞，像鱼儿欢快水中游。动作娴熟敏捷，像心情一样欢畅流淌。即使箴刃割破手指，箴刺扎进手心，欢喜眉不皱，眼不眨，转眼间，便哼着小曲，开始编织那件半成品了。

江春临这才凑拢来，眯着眼瞅一瞅，伸伸懒腰，向门外走去。

“江师傅！”吴成章赶忙招呼，追出门去，却与来人撞个满怀。他问，“金凤，你干啥子？”

金凤是川剧团演员，在大十字乍见喇叭裤，欢喜得心痒。金凤叫出叶姗，说：“我们几姊妹请来了裁缝师傅，看看样式，量量尺寸，都要缝喇叭裤。”

吴成章把金凤叫到一边，瞟了一眼叶姗那箍成月芽似的屁股，悄声说：“你在铜梁工作，敢穿喇叭裤？就不怕你爹收拾你？”

金凤不耐烦，挥挥手说：“不怕！我就喜欢。”

江春临回来了，提着个龙头，递给吴成章，说：“我交差了哟。”

这龙头没有裱糊，没有彩绘，只是一个竹架子。

吴成章提过去请欢喜看。欢喜的眼睛直了，问：“哪里钻出来的哟？”

“江师傅扎的。”

“打个屁恁点时间，就扎起龙头了？扎猪嘴笼、牛嘴笼还差不多。”

吴成章说：“江师傅，你听到了哈，欢喜不服气哟。”

“哎呀，又不是逼牯牛下儿。”江春临挽起衣袖，拆散龙嘴和龙腮，取下篾条，丢在一边，问吴成章，“都是半成品，公平了吗？”

江春临“嚓嚓”几刀，砍断捆扎竹子的篾条，挑选竹料。那双细眼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这儿拣两根，那儿挑三竿，“乒乒乓乓”攒在一起。他下料不用尺子量，右手操锯子，左手抓竹子，瞅一眼就下锯，“呼噜”声响，竹筒接连落地，响声清脆像颗颗珍珠滚入玉盘；他破竹不用刀，在一端开启四分的小口，嵌进竹块制的小十字架，用刀背一敲，“嚓”的一声，劈成四等分，顺势而下，“噼里啪啦”炸响连珠炮；他剖篾不用眼，全凭手感，抓起竹块，只见利刃雪光闪闪，青篾、黄篾呼噜噜两相分开，薄薄的篾条悠悠颤动，像舞女的长袖飘曳翻飞。

叶姍送走金凤，走近江春临，惊喜地发现，篾条的长短、宽窄、厚薄、青黄的成色丝毫不差。这双眼毒，这双手准，这手艺精，百分之百的高人，杂剧团遇到救星了！

江春临编织龙头了。手指如磁铁，指尖一触，篾条雀跃而起，蹦上膝盖，悠悠颤动，荡起一道道绿色波光；手指如织梭，随意屈伸，竹篾灵巧飞舞，左右回环，传出金属般的铮铮之声；手指如烙铁，轻轻一捏，篾条接头转折之处，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。

欢喜的活儿没人欣赏了，就连海涛也坐到了江春临身边，一双眼睛忽闪忽闪，贼亮贼亮。

江春临问：“不跟你老汉学，守倒我做啥子？”

小海涛翘起大拇指，低声说：“您是这个。”他回头看看父亲，瘪瘪嘴，竖起一根小指头，说，“他是这个。”边说，边给江春临掺茶。

欢喜扎紧最后一圈篾，系好头，被割伤的手指凝着血迹。

江春临拍拍手，直起腰来，牵着围腰一抖，洁白的篾屑欢快坠落。

欢喜走来一看，有些吃惊。瞎子硬是有两刷子。你看他的龙头，绿得透亮，晃眼一看，像是绿色玻璃钢制成。细看用篾，欢喜窃笑：青篾在里，黄

篾在外——八成是眼睛有问题，识卵不识屎，麻布当茧绸。

说话间，裱糊完毕，进入最后一道工序——彩绘。江春临找出三个碟子，叫海涛洗干净，把红、蓝、白三种颜色分别倒进碟子中。海涛用茶盅舀来清水，帮着调色。颜料由浓变淡，由少变多。海涛还要添水，江春临喝道：“不要多手，再加一滴就是浪费。”

欢喜心想，你的手莫非是戥子秤，就称准了？便说：“咦，龟儿怪事，我还肯信，你算得恁个精确，一滴不多，一颗不少？要是盆头的颜料用不完，你把它吃了。”

江春临眯眼瞅瞅欢喜，说：“我们打个赌，要是剩的，我把它吃了，要是用完了呢，你就把碟子舔干净。”

“要得！你要是赢了，我跟你当儿！”欢喜发下毒誓。

江春临真是稀奇，画龙居然不用笔，削了根篾签，蘸色彩绘。他先用白色描出牙齿、口腔纹路和龙冠线条，勾出龙睛的眼眶。一支烟抽完，白色颜料用得干干净净。

红色是主色调，江春临改用排笔，大笔浓抹。红白交界处，再用篾签勾画。篾签蓄墨少，花纹颜色互不浸染，对比鲜明。眼看该画的已画尽，红色还有残存。欢喜眼露欣喜，端起碟子，就要江春临吃。

吴成章劝：“开玩笑的，不必当真。”

江春临像没听见，从衣袋里掏出两个白色绒球，在盆里一滚，吸尽红色颜料，轻轻插进龙额，说：“这是冠缨，安上后，更加雄壮。”

一碟蓝色描完眼眶、口角，一滴不剩。

江春临把三个碟子叠上，捧给欢喜，喝道：“舔了！”

欢喜眼珠一转，问：“哪个输了？大家看嘛，瞎眉摸眼的，画条龙连眼睛都没得。”

众人一看，当真，龙睛一遍纯白，有眼无珠，空空荡荡。

江春临转身拿过一瓶墨汁，拧开盖，用毛笔蘸上墨水，在瓶口滚动着笔毫，刮去多余的墨汁，将笔递给叶姍，说：“眼睛是黑色的，要用墨笔画。重庆客人远道而来，是稀客，请客人为龙点睛，是最大的礼遇。”

叶姍拿过毛笔，轻轻一点，龙睛突然光芒四射。“哇！”众人惊喜而笑。叶姍伸手一摸，恍然大悟，说：“哦，里面装的手电筒呢。”细看龙头，她开心地笑出了声，“好啊，跟解放碑舞的一模一样，江师傅，我请您到重庆去扎龙，明天专车来接您。”

江春临笑了，一双细眼光彩烁烁，望望欢喜，调侃说：“你莫恹气哟，

等倒起，北京要派飞机来请你。”说着，伸伸懒腰，从衣兜里掏出个黑黢黢的口袋，取下腰上别着的烟棒，拣出烟叶，裹起一支粗壮的雪茄，拨亮打火机，嘬着嘴，闪闪地吸出一朵亮火，惬意地吐出一股浓烟。突然，他又惊呼，“烘笼，我的烘笼呢？”

海涛站起身来，提着烘笼，递过去，说：“江师傅，我在帮你烤火，还你嘛。”

吴成章悄悄收走了空碟子，免得再生事端。

欢喜四顾茫然，可怕地发现，自己的龙头捆扎得不紧，散架了，篾条蹬腿挥臂，张牙舞爪，不由得羞红了脸，太阳穴突突跳动，汗水渗出，全身一阵阵发冷作寒，扎在手心里的篾刺也隐隐作痛了。

海涛拿过酒精棉球和银亮的小针，拉着父亲的手，替他挑刺。

欢喜默默地让儿子伺候，低声说：“儿啦，你要长本事，就跟江师傅学，耍一哈儿，你恁个……”欢喜把嘴附在儿子耳边。海涛眼睛一闪一亮，轻轻点头。

欢喜扫视众人，爽快地说：“江师傅是高人，我没得眼水，言语多有得罪，实在对不起。今天的东道，我请客。”

吴成章连忙摆手，说：“要不得哈，我是有言在先哟，你要请，改天再说。”他心里乐呢，才发现扎龙的领军人物，就引起重庆关注，而且，铜梁龙马上就要出国。民间文化抢救，开张大吉三喜临门！他乐颠颠地走近江春临，弯下腰，问：“江师傅，你真的有《铜梁龙灯谱》？”

江春临得意地笑着，解开棉衣扣子，从胸前摸出一本书来。

《铜梁龙灯谱》赫然闯进眼帘，吴成章伸出双手去接，江春临却缩回手去，道：“看一眼就是，老古董，莫翻烂了哈，不借哟！”

吴成章捧着书翻看，手抖了，眼直了，泪水扑簌簌滚落，像一个走失多年，终于和慈父重逢的孩子，笑着，哭着，抽抽噎噎，情难自持。现场人莫名其妙，惊愕相望。一个大男人情绪急转，似脱缰野马把持不住，一定有重大隐情，叶姗这样想着，就关切地递上自己的手绢。吴成章顿觉失态，赶紧接过，擦去泪水，又忘情地举起书，蹦跳起来，泪光闪闪，满脸笑容，说：“你们等倒，我回家去拿酒，巴岳酒！”话一说，人已经飞出几米远。

这转眼间的情感波动，让叶姗发现，吴成章有颗赤子般的心，很可爱。

一行人向县委小招待所走去，走到门口，众人停下脚步，请江师傅先进去。江春临眯眼一瞅，转身就走，边走边责怨：“钱好找嗦？进大馆子，操